

萧红

现代小说经典丛书

生死场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蕭紅

生死場

羅勇編

地板上細碎の木屑、油罐、顏料罐子，不流通的空氣的氣味，刺人鼻孔，散散亂亂的混雜著。

木匠穿著短袖的襯衫，搖著耳朵，胳膊上年老的筋肉，忙碌地突起，又忙碌地落下；頭上流下的汗水直浸入他白色的胡子根端去。

另一個在大廣告牌上，抹著紅顏料的青年，確定的不希望回答，拉起讀小說的聲音說：

「這就是大工廠啊！」

屋子的右半部不知是架什麼機器 的響。什麼聲音靜靜的機器切斷

了。斧的嘆息聲聽不見，老木匠咳嗽聲也聽不見，這是什麼著他那年老

快不中用的胳膊。

斧在大牌上 了一塊白色，現在她該用紅色了。走到顏料罐子的堆里

去尋，肩上披著兩條發辮。

「這就是大工廠啊！」

「這就是大工廠啊！」

斧這緊這個反復的聲音，望著那個青年正在抹的一片紅色，她的骨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死场 / 萧红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6.12

(现代小说经典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399 - 2454 - 0

I . 生... II . 萧... III 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
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10890 号
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生死场 |
| 著 者 | 萧 红 |
| 责任编辑 | 王建平 |
| 责任校对 | 孙 慧 |
| 责任监制 | 卞宁坚 江伟明 |
| 出版发行 |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|
| 集团网址 |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 |
| 照 排 |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|
| 印 刷 |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|
| 经 销 |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652×960 毫米 1/16 |
| 字 数 | 280 千 |
| 印 张 | 20.5 |
| 版 次 |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, 200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 - 7 - 5399 - 2454 - 0 |
| 定 价 | 19.00 元 |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广告副手	1
看风筝	11
哑老人	16
夜风	22
生死场	30
弃儿	111
腿上的绷带	125
桥	131
手	142
牛车上	155
王四的故事	164
亚丽	168

目 录

红玻璃的故事	317
小城三月	297
北中国	277
后花园	260
旷野的呼喊	238
朦胧的期待	231
孩子的讲演	225
莲花池	203
山下	182
黄河	172

广告副手*

地板上细碎的木屑、油罐、颜料罐子，不流通的空气的气味，刺人鼻孔，散散乱乱的混杂着。

木匠穿着短袖的衬衫，摇着耳朵，胳膊上年老的筋肉，忙碌地突起，又忙碌地落下；头上流下的汗水直浸入他白色的胡子根端去。

另一个在大广告牌上涂抹着红颜料的青年，确定的不希望回答，拉起读小说的声音说：

“这就是大工厂啊！”

屋子的右半部不知是架什么机器哒哒的响。什么声音都给机器切断了。芹的叹息声听不见，老木匠咳嗽声也听不见，只是抖着他那年老快不中用的胳膊。

芹在大牌上涂了一块白色，现在她该用红色了。走到颜料罐子的堆里去寻，肩上披着两条发辫。

“这就是大工厂啊！”

“这就是大工厂啊！”

芹追紧这个反复的声音，望着那个青年正在涂抹的一片红

* 收入《跋涉》。

色，她的骨肉被割得切痛，这片红色捉人心魂地在闪着振撼的光。

“努力抹着自己的血吧！”

她说的话别人没有听见，这却不是被机器切断的，只是她没说出口来。

站在墙壁一般宽大的广告牌前，消遣似的她细数着老木匠喘着呼吸的数次。但别一方面她却非消遣，实际是需要的想下去：

“我决不能涂抹自己的血！……每月二十元。

“我决不能涂抹自己的血，我不忍心呀！……二十元。

“米袋子空了！蓓力每月的五元稿金，现在是提前取来用掉了！

“可是怎么办？二十元……二十元……二十元……”

她爽快地拉条短凳在坐着。脑壳里的二十元，就像一架压榨机一样，一发动起来，不管自己的血，人家的血，就一起的从她的笔尖滴落到大牌子上面。

那个青年蹲着在大牌子上面。老木匠面向窗口，运着他的老而快不中用的胳膊。三个昏黄的影子在墙上、在牌子上慌忙的摇晃。

外面广茫的夜在展开着。前楼提琴响着，钢琴也响着。女人的笑声，经过老木匠面向的窗口，声音就终止在这暗淡的灯光里了，木匠带着胡子，流着他快不中用的汗水。那个披着发辮的女人登上木凳在涂着血色。那个青年蹲在地板上也在涂着血色。琴声就像破锣似的，在他们听来，不尊贵，没有用。

“这就是大工厂啊！他妈妈的！”

这反复的话，隔一个时间又要反复一遍。好像一盘打字机似的，从那个青年的嘴里一字一字的跳出。

芹摇晃着影子，蓓力在她的心里走……

“他这回不会生气的吧？我是为着职业。”

“他一定会晓得我的。”

门扇打开，走进一个鼻子上架着眼镜，手里牵着文明杖，并且上唇生着黑鼻涕似的小胡。他进来了。另一个用手帕掩着嘴的女人，也走来了。旗袍的花边闪动了一下，站在门限。

“唔，我可受不了这种气味，快走吧！”

男人正在鉴赏着大牌上的颜色。他看着大牌子方才被芹弄脏了的红条痕。他的眼眉在眼镜上面皱着，他说：

“这种红色不太显明，不太好看。”

穿旗袍的女人早已挽起他的胳膊，不许再停留一刻。

“医生不是说过吗？你头痛都是常到广告室看广告被油气熏的。以后用不着来看，总之，画不好凭钱不是什么都可以做到吗？画广告的不是和街上的乞丐一样多吗？”

门扇没给关上，开着，他们走了。他们渐去渐远的话声，渺茫的可以听到：

“……女人为什么要做这种行道？真是过于拙笨了，过于想不开了……”

那个青年摇着肩头把门关好，又摇动着肩头在说：“叫你鉴赏着我们的血吧！就快要渲染到你们的身上了……”

他说着，并且用手拍打自己的膝盖。

芹气得喘不上气来，在木凳上痴呆茫然地立着，手里红颜色的笔溜到地板上，颜料罐子倒倾着；在将画就的大牌子上，在她的棉袍上，爬着长条的红痕。

青年摇起昏黄的影子向着芹的方面：

“这可怎样办？四张大牌子明天就一起要。现在这张又弄上红色，方才进来的人就是这家影院的经理，那个女人就是他的姨太太。”

芹的影子就像钉在大牌子上似的，一动不动。她在失神的想呵：这真是工厂啊！方才走进来的那个长小胡的男人不也和工厂主一样吗？别人，在黑暗里涂抹的血，他们却拿到光明的地方去鉴赏，玩味！

外面广茫的夜在流。前楼又是笑声拍掌声，带着刺般传来，突刺着芹的心。

广告室里机器响着，老木匠流着汗。

老木匠的汗为谁流呢？

二

房门大开着，碗和筷子散散乱乱的摊在炉台上，屋子充满黄昏的颜色。

蓓力到报馆送稿子回来，一看着门扇，他脸就带上了惊疑的色彩，心不平静地在跳：

“腊月天还这样放空气吗？”

他进屋摸索着火柴和蜡烛。他的手惊疑地在颤动。他心假装平静无事地跳。他嘴努力平静着在喊：

“你快出来，我知道你又是藏在门后了！”

“快出来！还等我去门后拉你吗？”

脸上笑着，心里跳着，蜡油滴落了浇了满手。他找过外屋门后没有，又到里屋门后：

“小东西，你快给我爬出来！”

他手按住门后衣挂上的衣服，不是芹。他脸上为了不可遏止的惊疑而愤怒，而变白。

他又带着希望寻过了床底，小厨房，最后他坐在床沿，无意识地掀着手上的蜡油；心里是这样地想：

“怎么她会带着病去画广告呢？”

蜡油一片一片地落到膝盖上，在他心上翻腾起无数悲哀的波。

他拿起帽子，一种悲哀而又勇敢的力量推着他走出房外，他的影子投向黑暗的夜里。

门在开着，墙上摇颤着空虚寂寞的憧影，蜡烛自己站在桌子上燃烧。

三

帽子在手里拿着，耳朵冻得和红辣椒一般，跑到电影院了。

太太和小姐们穿着镶边的袍子从他的眼前走过，像一块肮脏的肉，或是一个里面裹着什么齜齜东西的花包袱，无手无足的在一串串地滚。

但，这是往日的情形，现在不然了。他恨得咬得牙齿作响，他想把这一串串的包袱肚子给踢裂。

电影院里，拍手声和笑声，从门限射出来。蓓力手里摆着帽子，努力抑止脸上急愤的表情，用着似平和的声音说：

“广告室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有什么事？”

“今天来画广告的那个女人，我找她。广告室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画广告的人都走了，门关锁了！”

“不能够，你去看看！”

“不信把钥匙给你去看。”

站在门旁那个人到里面，真的把钥匙拿给蓓力看了。钥匙是真的，蓓力到现在，把方才愤怒的方向转变了。方才的愤怒是因芹带着病画广告，怕累得病重；现在他的愤怒是转向什么方向去了呢？不用说，他心内冲着爱和忌妒两种不能混合的波浪。

他走出影院的门来，帽子还是在手里拿着，有不可释的无端的线索向他抛着：

“为什么呢？她不在家，也不在这里？”

满天都是星，各个在闪耀，但没有一个和蓓力接近的。他的耳朵冻得硬了，他不感觉，又转向影院去，坐在大长椅上。电影院里扰嚷着噪杂的繁声，来来去去高跟鞋子的脚，板直的男人裤腿，手杖，女人牵着的长毛狗。这一切，蓓力今天没有骂他们，只是专心的在等候。他想：

“芹或者到里面看电影去了？工作完了在这里看电影是很方便的。”

里门开放了，走出来麻雀似的人群，吱吱的闹着骚音。蓓力站起来，眼睛花了一阵在寻找芹。

芹在后院广告室里，遥远缥缈地听着这骚音了。蓓力却在前房里寻芹。

门是开着，屋子里的蜡燃烧得不能再燃烧了，尽了。蓓力从

影院回来的时候，才发觉自己是忘掉把蜡吹灭就走出去。

屋子给风吹得冰冷，就和一个冰窑似的。门虽是关好，门限那儿被风带进来的雪霜凛凛的仍在闪光。仅有一支蜡燃烧尽了，蓓力只得在黑暗里摸索着想：

“一看着职业什么全忘了，开着门就跑了！”

冷气充满他的全身，充满全室，他耳朵冻得不知道痛，躬着腰，他倒在床间。屋子里黑黝黝的，月光从窗子透进来，但，只是一小条，没有多大帮助。蓓力用他僵硬的手掬着头发在想。

门口间被风带进来的雪的沙群，凛凛的闪着泪水般的光芒：“看到职业，什么全忘了！开着门就跑了！”“可是现在为什么她不在影院呢？到什么地方去了？除开职业之外，还有别的力量躲在背后吗？”

他想到这里，猛然咒骂起自己来了：

“芹是带着病给人家画广告去，不都是为了我们没有饭吃吗？现在我倒是被别的力量扰乱了！男人为什么要生着这样出乎意外的怀疑心呢？”

四

蓓力的心软了，经过这场愤恨，他才知道芹的可爱，芹的伟大处。他又想到影院去寻芹，接她回来，伴随着她，倚着肩头，吻过她，从影院把她接回来。

这不过是一刻的想像，事实上他没那么做。

他又接着烦恼下去，他不知道是爱芹还是恨芹。他手在捶着床，脚也在捶床。乱捶乱打，他心要给烦恼涨碎了，烦恼把一切压倒。

落在门口间地板上的雪，像刀刃一样在闪着凛凛的光。

蓓力蓬着头发，眉梢直竖到伏在额前的发际，慌怔的影子从铁栏杆的大门投射出来，向着路南那个卖食物的小铺走去。

五

影院门又是闹着骚音，芹同别的人，同看电影的小姐少爷们，从同一个门口挤出来。她脸色也是红红的，别人香粉的气味也传染到她的身上。

她同别人走着一样畅快的步子，她在摇动肩头，谁也不知道她是给看电影的人画广告的女工。街旁没有衣食的老人，他知道凡是看电影的大概都是小姐或太太；所以他开始向着这个女工张着向小姐们索钱的手，摆着向小姐们索钱的姿势。手在颤动，板起脸上可怜的笑容，眼睛含着眼泪，嗓子喑哑，声音在颤抖。

可怜的老人，只好再用他同样的声音，走向别一群太太、小姐，或绅士般装束的人们面前。

在老头子只看芹的脸红着，衣服发散着香气，他却不知道衣服的香味是别人传染过来的。脸红是在广告室里被油气和不流通的空气熏的。

芹心跳，她一看高悬在街上共用的大钟快八点了。她怕蓓力在家又要生气，她慌忙地摇着身子走，她肚子不痛了，什么病也从她身上跑开了。

她又想蓓力不会生气的，她知道蓓力平时是十分爱她。她兴奋得有些多事起来。往日躲在楼顶的星星，现在都被她发见了：红色的，黄色的，白色的，但在星星的背后似乎埋着这样的意义：

“这回总算不至于没有样子烧了。米袋子会涨起，我们的肚子也不用忧虑了。屋子可以烧得暖一点，脚也不至于再冻破下去，到月底取钱的时候，可以给蓓力买一件较厚的毛衣。腊月天只穿一件夹外套是不行呢！”

她脚虽是冻短了，走路有些歪斜，但，这是往日的情形，现在她理由充足的在摇着肩头走。

在铁栅栏的大门前，蓓力和芹相遇了。蓓力的脸，没有表情，就像没看着芹似的，蓬着头发走向路南小铺去。

芹方才的理由到现在变成了不中用。她脸上也没有表情，跟

住蓓力走进小铺去；蓓力从袖口取出玻璃杯来，放在柜台上，并且手指着摆在格子上的大玻璃瓶。

芹抢着他的手指说：

“你不要喝酒！”

纯理智的这话没有一点感情。没有感情的话谁肯听呢？

蓓力买了两毛钱酒，两支蜡烛。

一进门，摸着黑，他把酒喝了一半；趁着蓓力点蜡的机会，芹把杯子举起，剩余的一半便吞下她的肚里去。

蓓力坐下，把酒杯高举，喝一口是空杯，他望着芹的脸笑了笑。因为酒，他脸变得通红；又因为出去，手拿着帽子，耳朵更红了。

蓓力和芹隔着桌子坐着，蜡烛在桌上站立，一个影子落在东墙；一个影子落在西墙，两个影子相隔两处在摇动着。

蓓力没有感情地笑着说：

“你看的是什么影片呀？”

芹恐慌的睁大了眼睛，她的嗓子浸进眼泪去，喑哑着说：

“我什么都不能讲给你，你这话是根据什么来路呢？”

蓓力还用着他同样的笑脸说：

“当我七点钟到影院去寻你，广告室的门都锁了！”

芹的眼泪似乎充满了嗓子，又充满了眼眶，用她喑哑的声音解辩：

“我什么时候看的电影？你想我能把你留家，自己坐在那里看电影吗？我是一直画到现在呀！”

蓓力平时爱芹的心现在没有了。他不管芹的声音喑哑，仍在追根，并且确定的用手作着绝对的手式说：

“你还有什么可说？锁门的钥匙都拿给我看了！”

芹的理由没有用了，急得像个小孩子似的摇着头，瞪着眼，脸色急得发青，酒力冲上来，脸色发着红。

蓓力还像有话要说似的，但是他肚子上的酒，像要起火似的烧着，酒的力量叫他把衣服脱得一件不留，光着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。一会，他又把衣裳、裤子、袜子一件一件地摊在地板上，最后他坐在衣服上，用被风带进来的霜雪擦着他中了酒通红的脚，

嘴在唱着说：

“真凉快呀，我爱的芹呀，你不来洗个澡吗？”

他躺在地板上了，手捉抓着前胸，嘴里在唱，同时作呕。

他又歪斜地站起，把屋门打开，立时又关上了。他嚷着中国人送皂王爷的声调：

“皂王爷开着门上西天！”

他看看芹也躺在地板上了，在下意识里他爱着芹，把他摊在地板上的衣服，都掀起来给芹盖好。他用手把芹的眼睛张开说：

“小妹妹，你睁开眼睛看着，把我的衣服脱得一件不留给你盖上，怕你着凉，你还去画广告吗？”

芹舌头短了，不能说话了。

蓓力反复地问她，她不能说话，蓓力持着酒气，孩子般地恼怒了。把衣裳又一件件地从芹的身上取下来，重铺到地板上，和方才一样，用霜雪洗着脚，蜡烛昏黄的影子，和醉了酒的人一致的摇荡。夜深寂静的声音在飘荡着。蓓力被酒醉得用下意识在唱：

“看着职业，开着门就跑了！”

“连我也不要了！”

“连我也不要了！开着门就跑了……”

六

第二天蓓力病了，冻病了，芹耐着肚子痛从床上起来，蓓力问她：

“你为什么还起得这样早？”

芹回答：

“我去买样子！”

在这话后面，却是躲着别的意思：

“四个大牌子怕是画不出来，要早去一点。”

芹肚子痛得不能直腰，走出大门口去，一会样子送来了，她在找钱，蓓力的几个衣袋找遍了。她惊恐地问蓓力：

“昨天的五角钱呢？”

蓓力想起来了：

“昨晚买酒和蜡烛的五角钱给了小铺了！”

送样子的人在门外等着，芹出去，低着头说：

“一时找不到钱，下午或是明天来拿好吗？”

那个人带着不愿意的脸色，掂起样子来走了。芹是眼看着样子被人掂走了。

七

正是九点一刻，蓓力的朋友（画广告的那个青年）来了。他说：“昨夜大牌子上弄的那条红痕被经理看见了。他说芹当广告副手不行，另找来一个别的人。”

看 风 箏

—

拖着鞋，头上没有帽子，鼻涕在胡须上结起网罗似的冰条来，纵横地网罗着胡须。在夜间，在冰雪闪着光芒的时候，老人依着街头电线杆，他的黑色影子缠住电杆。他在想着这样的事：

“穷人活着没有用，不如死了！”

老人的女儿三天前死了，死在工厂里。

老人希望得几个赡养费，他奔波了三天了！拖着鞋奔波，夜间也是奔波；他到工厂，从工厂又要到工厂主家去。他三天没有吃饭，实在不能再走了。他觉得冷，因为他整个的灵魂在缠住他的女儿，已死了的女儿。

半夜了，老人才一步一挨地把自己运到家门，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：胡须颤抖，他走起路来谁看着都要联想起被大风吹摇就要坍塌的土墙，或是房屋，眼望砖瓦四下分离的游动起来。老人在冰天雪地里，在夜间没人走的道路上筛着他的胡须，筛着全身在游离的筋肉。他走着，他的灵魂也像解了体的房屋一样，一面在走，一面坍落。

老人自己把身子再运到炕上，然后他喘着牛马似的呼吸，全身的肉体坍落尽了，为了他的女儿而坍落尽的，因为在他女儿的背后埋着这样的事：

“女儿死了，自己不能作工，赡养费没有，儿子出外三年不见回来。”

老人哭了！他想着他的女儿哭，但哭的却不是他的女儿，是哭着他女儿死了以后的事。

屋子里没有灯火，黑暗着一个大轮廓，没有线条，也没有颜色的大轮廓。老人的眼泪在他有皱纹的脸上爬，横顺地在黑暗里爬，他的眼泪变成了无数的爬虫了，个个从老人的内心出发。

外面的风的嚎叫，夹着冬天枯树的声音。风卷起地上的积雪，扑向窗纸打来，唰唰的响。

二

刘成在他父亲给人做雇农的时候，他在中学里读过书，不到毕业他就混进某个团体了。他到农村去过。不知他潜伏着什么作用，他也曾进过工厂。后来他没有踪影了，三年没有踪影。关于他妹妹的死，他不知道；关于他父亲的流浪，他不知道；同时他父亲也不知道他的流浪。

刘成下狱的第三个年头被释放出来，他依然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，他的脸色还是和从前一样：冷静、沉着。他内心从没有念及他父亲一次过。不是没念及，因为他有无数的父亲，一切受难者的父亲他都当作他的父亲，他一想到这些父亲，只有走向一条路，一条根本的路。

他明白他自己的感情，他有一个定义：热情一到用得着的时候，就非冷静不可，所以冷静是有用的热情。

这是他被释放的第三天了。看起来只是额际的皱纹算是入狱的痕迹，别的没有两样。当他在农村和农民们谈话的时候，比从前似乎更有力，更坚决，他的手高举起来又落下去，这大概是表示压榨的意思；也有时把手从低处用着猛力抬到高处，这大概是表示不受压迫的意思。

每个字从他的嘴里跳出来，就和石子一样坚实并且钢硬，这石子也一个一个投进农民的脑袋里，也是永久不化的石子。